

文史资料选辑

第八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保定军校求学日记	张治中(1)
七十自述	章乃器(31)
我所知道的章乃器	胡子婴(52)
“七君子”狱中反诱降的斗争	胡子婴(76)
回忆“一二·九”时期的北师大	于 刚(85)
北洋军阀时期国会概述	周震鳞(109)
民国初年国会斗争的回忆	王葆真(119)
袁世凯破坏宪法会议的险恶阴谋——国会斗争 形势与国民党议员连续被捕——国会解散与熊梁 内阁的倒台	
上海临时国会之一幕	陈冰白(153)
国会生活的片断回忆	汪建刚(156)
略述国会恢复和非常国会的情况	沈太闲(169)
国民党和民主党在桂林竞选国会议员的斗争	魏继昌(185)

我竞选国会议员的经过 潘乃德(188)

保定军校求学日记

张 治 中

这是张治中先生青年时代在保定军校三期求学时的部分日记。张入保定军校是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日，三年毕业，这里保存的仅为一九一五年七月二十二日至同年十二月七日的日记。原稿是一册三十二开的小笔记本，钢笔书写，一九六六年遗失，这是余湛邦同志的抄本。这本日记虽属片断，但从中可以窥见民国初年军事学校的背景、制度、活动等情况的一斑。张本人青年时代的志趣爱好、思想修养、伦理观念、作风为人等，也在日记中有所反映。

——编者

（上缺）

二十二日（按指一九一五年七月——编者）

赴天骨^①处少谈即归，因腹时痛也。

二十七日

赴绍卿^②处，归来遇雨，遍体淋漓尽致。

① 罗天骨，川人，曾任上海学生军教练科长，后入保定军校。张在川任某旅参谋长，遇兵变，化装逃出，罗曾资助斥斧，出张于难。

② 刘永祚字绍卿，滇人，张之同学。抗日战争中，张任国民党军委政治部部长，刘充该部总务厅长，抗日胜利后返滇。

三十日

与天骨论老子之学。予曰：立身宜勉强，处世宜自然；立身是源，处世是流。天骨谓：立身固宜勉强，然宜在自然范围内勉强；立身是用，处世是体。两人辩论至再云。

日者予因天骨时作归休之思也，因以境由心造、心由我造、吾人须将我字做主、切莫太阿倒持等语以药之。天骨今谓予云：思之思之，子之言谓为一种学说可，谓为真理不可。予笑颌之。

子腾见予近日清癯甚，因箴予以养心养生之道，对症下药，言皆有中。予深感之。予嘱之曰：从此予当遵从子言，力加节制，然尚望时加针砭云。

八月三日

进城赴自侯、墨林处，缘自侯以其兄迭函促归而就予询去就焉。予略述见解，彼决定姑不言归，以待其兄之后命再行定夺。其兄函有“有补于世道谓之功，有济于名教谓之名，有学问谓之富，有廉耻谓之贵；无为谓之道，无欲谓之德，不习于鄙陋谓之文，不近于暧昧谓之章”等语；盖以自侯迷途欲醒之也。其实自侯未尝迷途也。可谓难兄难弟！

四日

呜呼！今日何日，非我母子永别之哀念日乎！回溯去年今日也，暑假期满，返校登程，我母流涕送行而训之曰：“尔此去专心求学，家事有予，勿庸尔念！”斯时予不禁泪下如雨，弗能置一言，仅对唯唯而已。时维阴历六月，未雨数月矣；诇是晨大变，惨云密布，天地黯淡，旋即大风雷雨矣。呜呼天空！一若知我母逝世未远，而予遽忍心别去，故作雷霆以示惩戒者然。当将雨之顷也，予已行数百武，我母犹伫立暴风中，遥呼予曰：“吾儿雨矣，速回来！”斯时予泪不能抑，仅以手作势示意，然我母犹冒雨望爱子登舆去而念念弗置也。呜呼！去年今日，今年今日，予纵善忘，而此情此景，则永永不敢忘矣。呜呼！去年今日，吾尚有母，今年今日，吾无母矣！然则明年今日何如？后年

今日又何如？虽十年百年后之今日又何如？呜呼！天乎，予其永永无母矣！予其永永无母矣！呜呼，八月四日！呜呼，八月四日！

吾于此对于吾所亲爱之弱弟，不禁重有感焉。本汤^①年尚幼稚，诸赖扶持。我母若在也，衣服饭食，则有母叮咛监视之；起居疾病，则有母殷勤爱护之；言语动静，则有母恳切教导之，天伦至趣，其乐何如！今也则反是，虽寄居舅家，受教舅家，在舅家想不能有所歧视，然欲求如我母之待遇，恐不能矣。天涯万里，遥念吾所亲爱之弱弟，有不背人饮泣，向隅吞声，而能平平安安度此至苦可怜之岁月，已属大幸，敢有他望耶？虽然，我父母既弃我等手足以去，则予长兄当代负父母之责，今也两地睽违，兼顾不能，抚心自问，其何能释然无念耶？本禹^②年龄虽将及冠，唯自幼失乳，体力未曾发育，今逼令学耕，已属忍心，乃日前舅家又来信言其懒惰无力，不听教训，吾殊难于为情者矣。而本禹之苦境，岂待推求而知乎？自愧难容，伤心徒哭，呜呼天乎！我母若在也，慈母若不忍心弃我等手足以去也，予安得有此种种伤心事来相乘耶？呜呼八月四日！八月四日！八月四日！

七日

校长^③训话，严斥在暑假期内同学之冶游及身着便服寄居会馆者，大有背于誓词“服从命令，言行信实”之二语，缘于放假之先均曾申诫之也。且云中国军队军官缺乏太甚，大总统^④颇汲汲注意于造就将材，假使诸生如此不自谨慎，失政府信任之心，此后军官皆将由士兵升补，则中国军队前途何堪设想？危险

① 本汤，张之四弟，字文心，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任国民党某军副军长。

② 本禹，张之三弟，字文衷，抗日战争中去世。

③ “校长”，指曲同丰，字伟卿，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④ 日记内所称“大总统”均指袁世凯。

万状矣。不观乎欧陆战役乎？德、奥所以常获胜利者，以多有学识之军官故；联军所以常居劣败者，以无有学识之军官故（平时造就不足，临时由士兵补充）。要之，无学识军官之军队，只可作打土匪之用，犹患不能操胜，断难与外国军队争一日之短长，诸生盍不自反耶？笃哉言乎！教育长训话，关于同学对教官及连排长服从事，而尤三致意于暑假后官生均宜力振精神，以求良好之成绩云。察教育长言论丰采，诚一长者也。

制定自修功课表（附外务一览表）

九日

开课。秩序的生活，毋怠毋荒。

奉令所有学生来信，须先经值星官拆阅检查盖戳发交，因近来同学与外界通信颇有涉及政治情事也。

十六日

排长陈光暄因在晚间自习时为同学讲解地形学中之“降低”意义，被教官查知，谓其逾越职权，面斥之。又同学因其管理较严（究不为严，缘同学习惯疏懈故），嫌其琐屑，咸有怨言云。

十八日

大总统特派军医总监来校检查卫生事宜。

二十一日

日前墨林自己决定留外读书，不就事。兹因同学蔡君绍疆再三相邀，情恳意挚，缘彼有友吴某现任赣州镇守使也，墨林欲就之，自侯颇不愿意，乃征予意见而决去就焉。予遂以遂生之道进之，使与墨林同往，盖一则可释怀友之心，一则弗失进取之机也。原函节录如下：

（上略）嗟乎墨、自，溯夫友之结合也，非以道德相砥砺，学识相切磋，患难相扶持乎？天经地义，奚待我赘。吾人平日抚躬，对于之三者能否完全无愧？否则貌合神离，吾惟惧其覆轍耳……虽云哭谏，于事奚补？揆之患难相扶持之义，表面观之，似可勉合，其实相去太远，此子騰每与谈

及，终自咎吾等尽力未到也。嗟乎墨、自，世界万有，无非现象，而芸芸众生都是梦，尤为现象之现象，苟不能参透而解脱之，是谓徒劳，是谓自苦。吾之言也，或者不察，将以为吾为消极之谈、厌世之论矣。惟吾所谓参透也，非佛释之参透。吾所谓解脱也，非老庄之解脱。吾所谓参透解脱者，盖在有限之范围内，纯任自然，不加勉强。鸢飞于天，鱼跃于渊，以适我志，以遂我生，虽不能脱离现象之陷阱，然决不为现象所束缚所迷惘者，庶乎近之矣（以上说理，殊欠明了，以嫌冗未克详阐，细思之，尚有味可寻也）。

准上所论，世界万有，无非现象，然则吾人又何必负此一副臭皮囊以生斯世，终日汲汲焉皇皇焉，以为吾人所谓志趣抱负之奴隶耶？纵隐吾身来问桃源之津，奚不可者；即杀吾身同登极乐之天，又奚不可者。殊不知隐见同途，生死一致（所谓无生无死，何生何苦），吾人何必言隐，又何必祈死耶？既不言隐，既不祈死，则必求不隐不死之道，则遂生尚焉。孔子之圣，诸葛之忠，梭氏之哲，拿氏之雄……任人之所忧，任士之所劳，其他如……莫不藉一事以遂其生，虽所事者不同，而求所以遂其生者则一也。故吾人处世，只问能否遂我生，不求能否如我意，为将可，为相亦可……为贩夫走卒亦无不可。盖吾人只求保持天所赋与高尚之人格，从容不迫，坦道而行，弗作卑鄙之营求，弗用虞诈之心思，以尽吾生人应尽之义务而已。其他成败得失荣辱之观念，皆与我无缘，在所不计也。虽然，吾上之言也，与具有流动性朝秦暮楚二三其德者，大有轩轻，此不可不察。吾人自束发读书以来，非具千真万确之志趣与抱负乎？愚此志趣与抱负之鹄，竭我心力以赴之，险阻百折，矢死靡他，得寸得尺，听之于天，其外一切，则不足萦吾念而扰吾心，是故若在吾人志趣与抱负之限内，当然排除一切顾虑，勇往迈进，又安用其迟回审慎为哉？洵如是也，则未近于吾之所谓参透解脱者

几希，又安见其不能遂生耶？

吾欲进忠于吾友之前者，略具于是，今将论及吾友眼前之事焉……

二十二日

予与孔彰^①立盟纪念日（妄诞的模仿，放恣，手足的至友）。

二十六日

奉令：训练总监特派步兵监朱泮藻充考查委员长，莅校考查一切，以资整顿云。按军学独立，新设陆军训练总监，本校遂由陆军部移归该总监节制，曾于七月十日命令公布矣。

二十九日 星期日

墨（林）、白（侯）决定赴赣就蔡君之推荐，准明日首途，故诸友均进城把酒饯别，假座莲池。两载聚首，一旦分襟，回首往日种种，几如过眼云烟，安得不令人黯然神伤耶！

三十日

汽笛声声，遥望墨、白等已征车载道矣。

三十一日

自本日起，考查委员考查各教官及连排长典、范、令教授法（每日三堂），午后三点半至五点考查各连教练，均先经教育处颁表施行云。

九月二日

墨林临别赠予箴言，读之不禁汗涔涔下。予深感其得责善之道，敬将原函录左以作座铭：

兄性果决，有干练之才，然失之褊急。褊则不能容人，急则不能参议。不能容人则疾人，不能参议则不能集思广益。疾人则人亦疾我，疾我则必倾陷我。倾陷我，焉能立于众人之中，而作事业乎？不能集思广益、则昧于事理，昧于

① 孔彰，郭姓，川人，张之同学，毕业后返川，死于军阀混战。

事理而武断，则为刚愎，刚愎之人，鲜有不败事者矣。且褊急者多苦恼，多不长寿，如屈原、贾谊、周瑜等，兄性格颇似之，伊等之寿如何？然去此弊亦有法，莫善于读书，如论语、三孟诸书。疾恶而不甚，厚重而不躁，沈潜而能以刚克，高明而能以柔克，尊贤容众，忍性养气，此种工夫，均医褊急二字者。又老子、黄石公书，亦可看。彼等以柔为刚，以退为进。圣贤与黄老不同者，盖圣贤有容人之量，黄老有下人之智，其学则同，其度量则有不同者。书固宜无所不读，然吾等有暇之岁月过少，不能不择尤要者。故读史可以知得失成败之林，读子书可以知人情、探哲理，读文集可以知古今英杰为人之梗概，然后折衷于圣贤之书，可归中和。此吾临别赠言，如此而已。

兄有暇可教我，使至于至善，则吾感激无涯矣。再，天骨兄才识卓越，阅历丰富，以兄之故，使天骨有暇来函教我，则我诚幸甚矣。

可参看寄孔彰、千里^①两书。

弟 墨林上言

予今于墨林之训，不禁重有感焉。予秉性莽直，疾恶如仇，故每与不如我意之人相值，辄加白眼，而未尝稍有假借，由是同学中之疾我者众，即交友中因我之莽直而疾我者亦未始无人。昔者（元年第一次来保时）孔彰曾以此相戒，亦因常受反动力之影响（如三圣七贤之谰言等类），深自警省，时时克制。自问近年未尝无分寸之进，今墨林犹以褊为予病。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足征予自信之误，而平日之所律者，未见毫厘之效也，敢不凛之而大加检束乎？又予间有（瞬时）卑鄙的褊狭之心思发见，虽云瞬时诱来，旋即消灭，然要断永无再现为当，亦当引为大戒也。至墨林以急为予病，似出于墨林老成审慎之言，予略有辞以正

^① 千里，何姓，张之同班同学。

之。夫天下事无绝对是非，唯能断者有绝对是非。质言之，吾既断以为是非，则为绝对之是非；吾既断以为非，亦然。政出多门，一国三公，昔贤所引为大戒。况决心二字，尤为吾军人唯一之衣钵乎？故吾人判断事理，务将我主宰拿定，沉心静虑，加以一番思索，使心中已有把握，然后再以群言众谋为参证，固不能胶执一见，亦何能舍己从人？要之以我为主，以非我为客。客者不过作辅助品，待作展览会观可耳，喧宾夺主，决非我之所愿也。然非予智自雄者，吾惟见优柔寡断迟疑不决者之可怜，不敢不稍稍偏于“自断”“我主宰”之方面耳。然予亦非敢遇事径行直意鲁莽灭裂也。思之，重思之，吾脑尝有不堪其苦者矣。予非久以“未谋不断，既断不谋”为处事唯一之格言乎？然每自恨未能完全做到，尤以犯既断复谋之病为多，尝讼于中焉。今墨林箴予谓失之于急，毋乃与予之所求者相刺谬乎？

要之，予宁负刚愎自用之罪名，不愿受迟回审慎之苦刑，生性天成，牢不可破，吾深憾缺此克制力，洵予之短也。

予以墨林书示天骨，天骨又谓我有务高远之病，亦将原函录左，以资省察：

日者读手书并墨林临别之一呼，不禁拍案叫绝。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得忠告而善道之旨，吾弟必服膺之，方不负良友之苦口婆心。吾辈取友必以直谅，多闻犹居其次，故论人不必求备，责友务须求全，吾与弟相聚岁较短，但相知深，故相谅亦至。吾每观人，觉好者处处皆好，歹者处处皆歹，苗硕子恶，辨别为难，此我之病，每欲去之，取大学所谓好而知其恶、恶而去其美，尚觉未能。虽然，弟之偏急，一望而能知，是诚吾弟病之一端，以兄所见，则有务高远之病。盖凡物高则不可几及，远则难以抵至，而务之是终必归于空，我尝谓之理想的而非实际的。医前者之病，须多看性理之书；药后者之疾，在即物穷理，虚己以纳物。果能将此二语时时放在脑子里，久久自能除却……

按天骨之言，略而不详，然务高远三字非予所承也。予正患限于资质，不能务高远耳。苟其能之，正予之幸，不足为予病也。至理想与实际之分，就在最小时间（瞬时）内有之，若在永续时间内，则无理想与实际之分也。容日再与之面论其详。

又墨林致孔彰、千里、子腾各一书，兹分别节录于下，盖言皆中肯，爱不忍释也。

致孔彰书云：

兄天资豪迈，热诚过人，然失之粗荒。粗则不密，不密则计失，计失则害成。荒则不静，不静则心不安，心不安则不能思虑，不能思虑则不能得。有此二病，则不能治烦理剧，于军机则不能机密，处危险则不能镇静。（下略）再旧日诸友，皆有过人处，吾人切勿蹈有始无终之弊也。盖友道以贵善为主，贵善而后可以成德，若酒肉恣欢，嬉哭怒骂，常常而见，源源而来，如凡夫俗子之交而不互相讲学规过，则恐见笑于大方之家矣……

致千里书云：

（上略）君天资明敏，有大过人者。我在，故与君琢磨之；我去，君亦可与诸人研究。总以立志为主。希圣希贤，毋堕流俗，是立志也。志一立，则从此路做去，而后心不放，心不放则交不滥矣，而后于学问诸事，则势如破竹矣。君之性，易出易入，苟进而上之，则张良、陈平与古来聪明特达、料敌如掌之辈，君可优为之；退而下之，充分则一校一尉之能，否则不堪问矣。我与君交久知深，故我之言益切。我以良言赠君，以尽两年来交往之情，愿君其图之。听我今日，否亦今日，若悦而不绎，从而不改，正孔子所谓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古人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不免为下。又曰：不希望为第一等人，做第一等事，亦谓之自暴自弃。君三思之！

致子腾书云：

(上略)君天资纯笃，长于保守，而短于进取。欲救此病，莫如读豪杰文集、英雄小传，以发扬志气，振起骨干，而后有敢作敢为之概，有舍我其谁之概……愿君希为豪杰，而不至如乡党自好之士，则吾之踊跃若何，舞蹈奚似？君其勉之！

三日

考查各教官讲堂毕。

四日

奉令自习，闻明日开始考试学生学科云。

五日 星期日

本日不放假，开始考试学科。予等所考者为军制、兵器、地形、语文、卫生、典范令各门云。

六日 星期一

本校校长曲同丰（伟卿）先生奉大总统令免去本职，另候任用，临别在即，故于本日七时集合两期同学在大院讲话，所谓临别赠言，谨记其大要如左：

本校长于九月一日奉大总统电召进京，面谕另候任用，行与诸生别，特有数言为诸生告者：捍卫国家，非有完全之武力不可；欲有完全之武力，非有完全之军队不可；欲有完全之军队，非有完全之军官不可，证以欧洲此次之战争，其效益著。德国战线上每一军官必有八名军官预备补充。英国则除战线上之军官，假有损亡，即无后继。当战争开始之际，德国立出六十五军团，因后方军官多，故训练新兵亦速。英国仅出八师，嗣虽招募三十余万人，因无军官训练，故迟迟一年之久，毫无成绩，仍不能应用于战场。使有军官训练，则新兵只须六个月足可上阵，是无完全之军官，决不能造成完全之军队也，明矣。中国军官统计约万人（尚有从前各省所办之将弁各种学堂，凌杂无序，不得谓之完全军官，就中以湖北、南京所办之学堂较善），且有死亡之数。

即以万余计之，亦不过编成十数师耳，以中国领域之广，其何能济？所以大总统有鉴于此，颇亟亟造就军官。现又设置训练总监，以便赶速改变军事教育之方法，并一面拟设各种学校，以期造就多数军官。至如何改变军事教育，想必另有计划，兹可勿论。

虽然，欲造完全之军官，非一蹴所可几及，必经十年、若干年之教育，始可语于完全之域，此诸生所身历而共喻者也。然则今日欲求完全之军官，不惟诸生是赖而谁属？故诸生在此时期内，务要努力向学，以求实际，以副大总统为国求才之热心。又在此学成，亦不得谓之完全军官，必也入营后实地经验一切，若带兵之方法，所学之实施，皆须兢兢留意焉。

努力向学，固所当然，但对于学校规则，亦必须严为遵守，方不妨教育计划之进行，即以达诸生学成之目的。本校长曾于第一期得其经验。缘第一期生初入校，气习嚣张，开办经年，成绩有限，本校长接办伊始，即严加管理，雷厉风行，教育上始有可观者。于是第一期生中始有言曰：吾今始知在入学校矣。故遵从规则，诸生亦不可忽者。以上所言，皆本校长切望于诸生者也，诸生勉之！

再本校由王校长接办，对于教育上亦曾留意；且带兵多年，将来必能将营内事时与诸生道之，想必有所裨益也。惟望诸生对于新校长来后，总能保持现在之军纪风纪，且优于今日为善。

今日为校长与诸生最后之讲话，本有多言，奈时间太促（注：因八时尚须考试），不能如愿。好在我等军人，时有聚会之日，或将来校长再因事来校，与诸生重话旧情，甚所欣幸也。今言止此，并为诸生辞行云。

补校长最初之言：

第一期业已毕业出校，二期生入校将近一年，颇能向学

守规，三期生虽入校仅两月余，亦能守规向学，校长甚为欣慰。惟因国家财政支绌，教育材料均不完备，此校长二年来所引为遗憾者也。

教育长训云：

校长临别赠言，引证欧洲战争以证完全军官之必要，殊于本校教育及诸生有密切之关系，诸生固深感激不遑者矣。着向校长举手致敬，聊表惆怅云。

于是齐向校长举手致敬。礼毕，遂由值星生带队回，官长集合摄影纪念云。

谨按：校长卒业日本士官，历绾学务，故对于教育上之经验颇富。至其办事才具，观于校内事无巨细，井然不紊，亦可推知矣。对于学生，既无苛刻之要求，亦少放纵之待遇，平日之所教训者，皆切于实际而无高阔之论（读开校训词可以推知）。管理、教育，比较上殊无间然矣。然有人谓其贪利，吾初颇惑之，及入校后实地考察，则不谓然。其他姑不证明，即以饭食一端证之，与预备学校费等，而饭菜之良则较之预校多多，此非予一人之私言也。况军部之考核殊严、给与殊吝乎？（暑假之出校同学，军部曾来令将膳食及应发教育品截存报部。）然予非有所偏而为其辩护也。再退一步言之，即使贪利，果能管理、教育两无所憾，试问与学生有何关系，何必其去之惟恐不速耶？不忆乎吾等母校之往事乎？初金校长永炎（晓峰）之开办也，同学怨詈之声（谓其贪利）时闻耳鼓，及易应校长龙翔，饭食则弗如矣，管理、教育亦相形见绌矣，然相差尚属有限。及应去而解校长朝东来，优柔萎靡，百事悉唯教育长是赖，校内紊乱腐败之情形，殊令稍有热血者为军政前途哭。今曲校长去矣，瓜代者则为王汝贤氏，将来办理成绩，吾固不敢预断。然考其历史，在军多年，对于带兵经验固或有之，对于教育上并无若何之阅历，一旦膺以独当一面、教育完全军官之重任，吾殊亦不敢预断其能否胜任而愉快也。比较言之，即将来办理成绩，能否等于曲校长或优于曲校

长，吾殊不能预下断定也。职是之故，安得不令予对于曲校长之去而引起依依之心耶？

抑有感者，吾辈青年之通病，趾高气扬，傲睨无人，一若举中外古今之英杰均不足当其一顾者然。笑骂群雄，惟我独尊，质言之，无人能为所佩服。于是纵有贤能当前，亦必多方挑剔，吹毛求疵，以应其不佩报人之心之要求而后已。虽云百善一恶，亦无不一笔抹杀也，此不可慨孰可慨耶？试问茫茫大地有一完人乎？孔子所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韩文公所谓“其约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旨哉言乎！昔有人云：岸上看行舟甚乐，不知舟中人支持甚苦，试问使吾辈易地以处，决能绰绰然有余裕者乎？然吾非妄自菲薄者也，吾人自视固宜自高，但对于他人亦不可轻于贱视，取长舍短，竹头木屑皆在收罗之列，一笔抹杀，是为大忌。吾言之主旨在此，故吾对于人对于曲校长之论品，不禁慨言及之也。

七日

春丞^① 箴予：口直多言为招怨之原因，并谓欲求守身寡过，以寡默为第一义。予深韪之，且感其惠我（彼云若在他处，决不惮烦而来晓舌），谨志之以自警焉。

考毕。

八日

新校长王本日到校，集合中庭，行见面礼毕，言：今日不过识面识面，诸生考试甫竣，很辛苦，有话容日再说云。

湘人杨度等六人创设筹安会，以改变国体君主立宪为宗旨星星之火；今已燎原矣。

校长就对于予个人而论，不能谓无关系；就对全体而论，关系尤切。吾人求学来兹，当然望一完全无缺之校长负管理、教育

^① 春丞，唐姓，其父是军门武官，张微贱时，曾在唐家寄居伴读，春丞曾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大队长，已去世。

之责，直接使吾等受其裨益，间接使军国蒙其影响。假使不能如愿者，则只有求独善其身之道，并存一学而有成、当公不让、舍我其谁属之思想，以自排遣，其他一切置之不闻不问之列可也。否则热血澎湃，触景伤怀，直是徒取懊恼，甚至貽前途无涯之憾，于实际上庸有万一之济乎？此吾对于今日所见之郁闷而警觉及此也，慎宜省察焉。

致公竟书，因其将东渡，劝以看破与保重也。

九日 星期日

本日慰劳，放假一日。予与孔彰、天骨赴绍卿处谈天，归途孔彰之言颇动予自觉，特志之。

十日

接公竟信，有“家居一月，无聊万分，每于凉月当空之时，独步庭中，辄忆旧游，弥增感慨”，“微闻军校办理未洽人意，是宜屈以求伸，不可因噎废食”，“八号启程去国，将与诸友更远隔一重矣”，“会期何年，非所逆料”等语，其心境可推知矣。箴言亦殊可念也（通信处：日本东京神田区北神保町十番地中国青年会张心沛收或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应用化学科张心瀚转）。

校长有通飭一通，三致意于服从守职四字，言颇中肯；文甚长不录。

十一日

训练总监呈准大元帅，此后由预备学校毕业学生分发各师旅入伍，即补充各师旅兵役，限期一年六个月服兵卒勤务，又六个月服上中士勤务，期满按上士成绩严加考试，合格者送军官学校肄业，否则仍留营候下班入伍期满者再考云云。意非不善，法非不美也，可惜为时尚早，稍等三四年施行则适当矣。何以言之？查其立法唯一之理由，以学生入伍轻视官长，不能服从，而官长亦以客气相待，是诚有然。抑思现在军队初级之军官，纯系兵卒出身（正式学校出身者十难获一），目不识之无，军事知识无有也，普通知识更无有也。说者常论此种兵卒出身之军官，虽少学